

聖女瑪德肋納素非傳

聖心會創始人



譯自法文
一九三九年

聖女瑪德肋納索非拔拉傳序

聖女瑪大肋納索非拔拉底傳記譯成中文，這是最適應潮流的了；我們能介紹此書於一般從事教育者，也引為榮幸。

聖女生於人心惶惶的法國革命時代，她在堅苦卓絕的準備之後，便將所有的歲月完全犧牲在兒童教育上。

在中國長期抗戰，一切都破壞了以後，一般從事兒童教育的男女教師，更該明瞭自己的義務，是如何的重要。

除了天主上智所安排的這位聖女——女教育家，要介紹一位更能鼓勵我們，更能吸引我們，更能切中實際而循循善誘的典型人物，恐是很難的事了，

型

誠然聖女是一位教育整個人者，即知識修養和道德修養的典型：知識修養的典型：她使教育者明瞭她藉着如何的工作毅力，和嚴肅，而求得了廣博深邃的學識。因此她辦教育，而能勝任愉快。

道德修養的典型：她啟示她的精神受如何嚴格的訓練，度何種內修的生活，而能於成己之餘，教育他人。

聖女也是教育他人的典型。

智育方面：教育者應效法聖女，根據教材價值的高低，分配各種課程；應將宗教科課置於相當的地位，就是置於首位，他們應澈底明瞭自己的重大責任，就是她們原來是繼續天倫的教育者——兒童父母的任務，還該澈底明瞭它的重要性，就是要美滿地完

成自己的使命，努力進修，教學相將，造就有作有為的青年；學識越豐富，教授的成效一定也越卓著。

德育方面：在此傳記中，教育者可見教育原理的實行，信而有徵，這原理是基於兒童個性的認識，和教育目的底明瞭：即教育是造成人，造成整個的完人，不僅注重身體和知識，而且還注重心靈，品行，判斷力，性格；總而言之：指導受教育者生活的方向，即達到天主所指定的終向，就是永遠的救靈。

在此傳記中，教育者又可見教育兒童的各科重要意義：如何改正兒童的不良的傾向，而不抹殺他們的個性；如何和諧地發展兒童心靈的能力；如何矯正兒童意志的薄弱，並補救家長的弱點；原來父母往往溺愛不明，教師則宜洗刷此種流弊，尤須注意教育的威權，如何培植兒童們的良心，使他們澈底明瞭現世人生不

過是爲達到一種更高尚的生活的方法而已；使他們有毅然承受人生
的困難，與來日的工作的能力。我們相信女性的偉大處，是在
有意志，與服務忠誠；使學生在離校後，還受着教師的影響，完
成學生在校時教師未竟的工作；使學生獲得信德的光芒，使她們
牢牢記着聖女索非拔拉再三訓誨的：「聖心底真正的學生不應獨
善其身，」使她們知道責任的意義；在她們心靈深處，灌注一種
對耶穌聖心的真實熱烈的孺慕，因爲貼合耶穌聖心是奠定人生重
心點的方法，可以避免輕薄，浮躁，浪漫，動搖，與苟安於現代
生活，而不求前進等等不良現象。

聖女索非拔拉底傳記，不僅有益於一般男女教師，而且詔告
師生利用並發展天資，務期每人都成功光榮天主的工具，這是一
教友生活必要的條件。一

假如青年時期的索非拔拉，不服從長兄，不努力求學，拋下書本而去嬉戲；因着她的自暴自棄，世界上便要少了許多教育機關。然而反是，因着她的努力，許多女青年，都有了求學之地，將來能在社會中活動；不過先要做優秀的教友，明瞭做天主子女的義務，後來則如教宗庇護十一世所說：「不要做喪亡的工具，該做恢復與救靈的工具！」

天主所賜予我們的恩寵，我們都要負責，該提高我們行善的目標，爲公教女青年，在上海現在有二座大學，凡自覺有造就希望的女青年，不妨入某某專科，以期能更美滿地爲天主，爲公教，爲社會服務。

一九三八年，八月十九日聖母聖心瞻禮上海惠主教

聖女瑪德肋納素非拔拉傳

耶穌聖心末僕譯

第一章

預備期 一七七九—一八〇〇年

霞尼—巴黎

拔拉姆姆 (Mère Barat) 生時的光景，實在帶着一種有趣的象徵；那些情形，使她的童年時期，充滿了古代傳奇式的情調。

她的父母——若克拔拉 (Jacques Barat) 與瑪麗瑪德肋納福非 (Marie-Madeleine Foufè) —是誠樸的種葡萄人，居於法國霞尼 (Joigny) 比俠洞 (Puits-Chardon) 路的一所小屋內。他們的家庭，是含有快樂之

情，因為已有了兩個孩子——一個十一歲的男孩路易，和一個十歲的女孩。他們還望家庭擴大，盼望第三個孩子於一七八〇年正月二月左右產生。

然而一七七九年，十二月十二日的夜裏，若克拔拉鄰近的一所房屋，突然燃着一陣猛烈的大火。這件意外的事情，劇烈地刺激着若克夫人——她的性情原是易於受刺激的——以致她的性命，陷入於危境。就在這赤光四射，火炎飛明的夜中，瑪德肋納索非Madeleine-Sophie來到了世上。她生時是如此的細小，如此的纖弱，看來是活不成的。她的哥哥，年少的路易，做了她領洗的代父。這也是天主上智的安排，要將路易，自始做他妹妹的神師神父。出乎意料之外，索非生活了。這小女孩一達到說話的年齡，有人問他：「誰造了你？誰造你來到了世上？」她莊重地答說：

「是火」，這不過是一句天真的孩子話，然而這句話滿含着深切的意義，因為她確有着火的本性，這樣的本性，使她的明悟開得格外早，成熟得格外快。她具有熱烈的性情，她只是依着她熱烈的感情而生活。這使拔拉神父要說：「我看到她猛烈的性格，自小便代她擔憂了！」

索非這種活潑的性情，是得之於她的母親——她是受過上等教育的婦女，而且是個很熱心的信友。她是按照自己的式樣，形成了她女兒的靈魂。她是不耳襲 (Bourgogne) 人，說到這地方，也是聖伯耳拿 (St Bernard)，聖女若安拿向達耳 (Ste Jeanne de Chantal)，波須厄 (Bossuet) 的生身地。昔人有言：「從不耳襲的葡萄園和耕種地內，淳厚，勁健，冒險的精神，自然而然會產生出來。」在家庭和悅的空氣內，索非長大，熱烈而純潔，很幼小的時

候，即在他的本堂學習要理。她是如此幼小，要聽她背誦，非使她上凳不可。考試的時候，副本堂神父，以她的身材論量，見她初領聖體還太幼小，便立即打發她回家去。可是正本堂神父，則較為敏銳，要她回來，試問她，聽她那天真的答辭，很為悅樂，便立刻允許她領聖體內的耶穌。

初領聖體儀節的印像，深印於這天賦特厚的小女的心靈中。聖寵飛濺下降，充滿這預備好的靈魂。這好日子的光彩，成了小素非修道聖召的曙光。

當時反宗教的理論，各處流行，把法國騷動，激起法國的大革命，惡風也流行到霞尼境。索非了解明晰那敗壞的學說，使人想不到她會明白得那樣深切，她說：

「人家想阻止神父們講論天主，呀！我長大了，我要幫助他

們！」一天有人對她講述一個修院，因壞學說的影響而離散了，她對自己說：

「我將來要做一個修女，然而要進一個和協而沒有騷動的修會。」

路易拔拉於其妹初領聖體時，已陞入參(Sens)大修院。他在十七歲前，畢業於霞尼學校，榮獲他學級的學位。他想做神父。那混亂騷動的時期，不但不能把這少年成神父的决心打消，反使之更為堅定。二十二歲時，他陞了五品。他已讀完了他的專課，為領受最後的大品，因年齡太小，所以回到了他的母校做算學教授。天主上智的意旨引導他到自己家內，以指引索非，蓋那時為她，一種引導是必要的。

索非具有一種合度的小身材；她活潑的眼睛內，透射出熱烈的情感，從她的口邊唇角，顯露出溫柔的性情，從她的頰下，表現出意志的堅強，她那靈活的舉動，直爽的言辭，誰都要承認着——那不耳襲人的活潑。

這樣可愛的女孩，使她的父母，實在驕喜，因此，他們很願意滿足她讀書的願望。她的哥哥拔拉修士，一了解小妹所稟有的才能，即明白天主所託付給他的工作：教育一位具有火燄心的宗徒，培植一個有毅勇心的貞女，因他明明見到在這女孩身上，有宗徒與貞女的材具。

索非的生活，從此轉入了一種新方向，她漸漸得到了路易性格上的一種特性。

清早起身，恭與彌撒，過後她便上那狹小的屋頂樓房，在那

裏誦讀不輟，除了吃飯之外，她幾乎沒有一時的休息。那教員（就是她的哥哥）怪奇求的，他因自己勤奮異常，所以非看學生手中拿着書本，而去輪流誦讀不可。

有一天，那嚴厲的教員不在跟前，她奔去收種葡萄。說：「唉！我可以快樂一下！」可是她的母親，急速的來找她說：「快回來！看，你的哥哥回來了！」那收葡萄的籃子與刈刀，都從她的手中掉在地。這可憐的小女，垂首喪氣嘆息：「實在的，各樣的快樂都含有苦味的！」這小學生迅速的進步，致教員也出乎平常速率去擴大教育的範圍。索非學了聖史，法國史，文法，數學，物理與幾何學的大綱之後，又學習了拉丁文；不久她已能念古代拉丁名家的著作。味爾日很媚惑她，味爾日作品的甜蜜，歌詠自然的麗辭，使她入於玄樂的境地。這含有藝術性的靈

魂曾說：「那時與其說我是一個教友，不如說我是個味爾日的信徒，更為確切。」

讀了拉丁文之後，她又讀希臘文。當她翻譯荷馬的詩篇，她是怎樣的快樂。在她生活的終期，她還記得幼時讀書的光景，她說：「英雄的事蹟使我愉悦，那裏有寥廓的境域，心神於其中快樂而舒適，心靈感覺怪活動的！」

那時，恐怕有人，要想這青年修士，是一個幻想者，他的妹妹是一個自命博學的人；這完全不對。索非雖有這許多學識，她依舊是誠樸的小女。她的哥哥對於教育是雙方並進，一方面他注重擴大她的學識，同時也注重發展她心靈方面的美質。下面的例子能顯示出他的態度。有一天他見一隻綿羊，依依不捨隨着少女

的足跡，他說：「我的妹妹！你看這綿羊做甚麼？牠愛慕……」索非不知不覺的有意要獻身於天主，漸漸不顧戀她種種的化裝，捨棄了一切的脂粉及絲結等。她不喜歡人家的讚美，決絕地拋棄人家獻給她的花束，因為獻給她的人，有些媚意，她早熟的明悟推思這兩句詩：

我們生活的時日不過是一段，

朋友們！該快樂的去過啊！

她得到這樣深刻的理論：

『既然我們只有一段時期為生活，為甚麼還不把它好好地利用呢？』

況且昇平時代，歡笑行樂的時期，彷彿已成為過去的陳迹，在法國先前，就是民間也得享受的那種歡娛的集會，如今都一變

而成為討論政治的爭辯，因為問題的嚴重，遂不能再有以前的那種閒情逸致。每個家庭，彷彿都籠罩著一層烏雲：大革命爆發，死的恐怖威嚇着事奉天主和服侍國主的人。

忠信的拔拉修士，沒有發那革命黨人所要求的反對聖教會的誓言，他於一七九三年五月在霞尼被捕，過後，拘送於巴黎，輾轉被禁於巴黎的監獄中。終因羅伯斯比之死，（熱月之九日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）而得免於斷頭台。那時他還沒有釋放，要恢復自由，須等待六閱月之後，即一七九五年二月。路易修士出獄之後，陞神父的聖召更堅定了。因為他在監獄中，湊巧遇着好些很有聖德的神父們，做他拘禁時的伴侶。一七九五年的秋天，他在一個秘密的經堂內，領受了鐸德神品。這些秘密經堂，是信友們恐怖時代暗暗的避身處。過後，他回到了霞尼，再見他的

故家，但是他不能居住在生身的村中，因為偵探想誣告他。神父在那裏，祇得預備將來在巴黎所應負的職責。

索非在這悲慘的境遇中長大，有時在家，有時在鄉間親戚家內，就是生活所需要的東西，有時也缺乏。她那時只有十六歲，到底她的才能已經發展。她的哥哥看見妹妹的才能，想着還要加倍去發展它，但日後如何使用她的才能，這却是他此刻所想不到的。後來拔拉修女回想這一切的事情，對自己的修女們說：「我可憐的父母，受了一種光明而高超的指示，聽憑哥哥對於我那一番教育，竟不顧旁人的指責，非議，譏笑。那時鄰人都說：『使一個幼小而纖弱的女孩子，去研究這樣艱深的學問，是多麼的糊塗！這小小的索非，終日手不釋卷，埋頭苦讀，徒使她的記憶，充滿着古怪的感想。唉！若使她學一種職業，時時活動身體，她